



珍藏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价值与资本

〔英〕希克斯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珍藏本)

价值与资本

对经济理论某些基本原理的探讨

〔英〕希克斯 著

薛蕃康 译



商务印书馆

200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价值与资本/[英]希克斯著;薛蕃康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9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

ISBN 978-7-100-06443-9

I. 价… II. ①希…②薛… III. 价值论-研究 IV.
F09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4774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

价值与资本

对经济理论某些基本原理的探讨

[英] 希克斯 著

薛蕃康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民族印刷厂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6443 - 9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开本 880×1240 1/32

2009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2 7/8

定价: 40.00 元

J. R. Hicks

VALUE AND CAPITAL

An Inquiry Into Some

Fo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Economic Theory

Secon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46

根据牛津大学出版社 1946 年版译出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

出版说明

从1981年开始,我馆编辑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移译世界各国学术经典,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所列选的著作都是文明开启以来各个时代、不同民族精神的精华,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丛书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先后分辑编印,迄今为止,出版了十辑,四百种,是我国自有现代出版以来最重大的学术翻译出版工程。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思想奇葩。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这套丛书一直起着思想启蒙和升华的作用,为我国的思想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今天,我们各行各业的英才大都受过这套丛书的影响和熏陶。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代学人心血的结晶。许多学界领袖、著名翻译家和出版家都以深厚的学养、严肃的态度和无私的奉献精神,投身于这套丛书的谋划、厘定和翻译、审校工作。没有他们虔诚的治学精神,也就没有丛书的品质和风格。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也是商务印书馆百年品质的传统。商务早在20世纪初年便出版以严复翻译的《原富》《天演论》为代



表的外国学术名著,20年代又规划出版了“汉译世界名著丛书”,50年代后期更致力于翻译出版外国哲学和社会科学著作,文化大革命中也没有中断,及至80年代,辑为丛书,汇涓为流,蔚为大观。百余年来,商务人以开启民智,昌明教育为宗旨,用文化承续国脉,“日新不已,望如朝曙”。

基于此,我们整体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四百种,向共和国六十华诞献礼,以襄盛举。同时,我们也是借此机会,向几十年来为这套丛书做出贡献的译者、编者和读者表示崇高的敬意。

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以开放的心态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的既有成果,“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就是佐证。我们会把此次珍藏本的出版看做一个新的开端,并以此为基点,进一步做好这套丛书的规划和出版工作,使其成为一个正在崛起的民族必要的文明情怀,成为一个日渐昌盛的国家必要的文化积淀,以不负前贤,有益社会。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09年3月



简评希克斯的《价值与资本》

胡代光

约翰·理查德·希克斯是当代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先后任教于伦敦经济学院、剑桥大学、曼彻斯特大学和牛津大学（1971年退休），1972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金（和美国肯尼思·约瑟夫·阿罗同时获奖）。《价值与资本》是他的主要著作之一。在西方经济学界，本书被认为是最近三十年来论述价值“理论”问题的最重要著作。他之所以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金，据说，根据之一就是本书有首创性贡献。

本书副标题为《对经济理论某些基本原理的探讨》。全书究竟要探讨些什么？用希克斯自己的话说来，就是：（1）对价值学说的探讨，包含对各个市场间相互关系及相互影响的研究；（2）对动态经济学（资本及利息理论）的探讨，对经济体系的时间过程的研究。当然，如果对这些理论问题能够科学地进行探讨，那是有益的。然而，希克斯完全是站在个人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反历史主义的立场上来研究他所提出的“经济理论某些基本原理”，这就注定这种探讨必然是不科学的。

希克斯写道：“我相信我很幸运地找到一种可以应用于广泛的经济问题上的分析方法。”（本书第1页）事实上，他所找到的分析



方法无非是集现代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关于“均衡分析”的大成，把剑桥学派马歇尔的“局部均衡分析”同洛桑学派瓦尔拉和帕累托的“一般均衡分析”结合起来，企图从马歇尔的主观价值学说出发，重新考虑瓦尔拉—帕累托的价值学说，然后把这一经过修正的价值学说应用来解决魏克赛尔所未能解决的关于资本的种种“动态问题”；而在“动态经济学”的好多方面，又大都追随凯恩斯的经济学说。这些情况，他在本书《引论》中也公开承认。

希克斯把消费放在经济研究的首要地位。在假定没有生产和没有时间因素变动影响的条件下——也就是抽掉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现象和过程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生产，并舍弃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考察——来研究消费者需求“理论”，从消费者的“个人均衡”和个人对于价格变动的反应，推演到市场行为和“交换的一般均衡”。然后再把生产当作补充因素加进去考察“企业均衡”，并由此推演出市场上的“生产的一般均衡”。最后，引进时间因素来建立“动态经济理论”。这就是希克斯的“一般均衡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希克斯的“一般均衡分析法”的非科学性是很明显的。仅举以下两点，便可见一斑。

(1) 希克斯从庸俗经济学的主观价值论出发，不去分析商品价值的实体，企图论证在资本主义市场上的需求和供给之间、买者和卖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存在一种“均衡状态”，这种“均衡状态”决定了商品的价格。他根本否认商品价值反映人和人的生产关系，把商品价值看成“财货与人们欲望”之间的关系，并从形式上把商品间的关系归结为互相替代或互相补充的关系。由此，他运



用数学联立方程式来解说“交换的一般均衡”和“生产的一般均衡”以及“均衡体系的运行”；并且把劳动工资率和资本利息率的确定都纳入一套联立供求方程式中。从供求均衡出发来论述价格水平的变化，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它抹杀了市场价格围绕价值而上下变动的客观规律的作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你们如果以为劳动和其他任何一种商品的价值归根到底仿佛是由供给和需求决定的，那你们就完全错了。供给和需求只调节着市场价格一时的变动。供给和需求可以说明为什么一种商品的市场价格会涨到它的价值以上或降到它的价值以下，但绝不能说明这个价值本身。假定说，供给和需求是相互平衡，或如经济学者所说，是相互抵消的。当这两个相反的力量相等的时候，它们就相互抑制而停止发生任何一方面的作用。……所以在研究这个价值的本质时，我们完全不用谈供给和需求对市场价格发生的那种一时的影响。这点无论对于工资来说，或对于其他一切商品的价格来说，都是一样的。”^①既然希克斯不去分析商品价值的本质，他就只能停留在市场价格表面现象的描述上，阉割价值范畴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掩盖商品价值所反映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抗关系，错误地把价值规律看成是人的心理作用的结果，是受什么“偏好尺度”、“价格预期”或“预期弹性”支配的。显然，希克斯关于“均衡价格体系”的分析是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直接相对抗的。

(2) 希克斯所说的“经济动态”，无非是指从一个“暂时均衡”到

^① 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7页。





另一个“暂时均衡”所形成的一连串“均衡移动过程”。他为他的“动态理论”提出三个基本观念——星期、计划、肯定的预期，然后把他的“静态均衡分析法”搬运来处理“动态问题”。于是他断定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常处于“暂时均衡”之中，而在长时期中又多少有点不均衡。他把产生不均衡的原因归结为：(1)各个人对价格预期不一致；(2)买卖双方的计划不一致；(3)由于技术或心理因素，人们缺乏完全预见；或(4)偶然因素，如风险的存在。显然，希克斯的“经济动态分析”是不科学的。他抹杀了资本主义经济不均衡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内在基本矛盾。他不敢正视资本主义经济动态的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竟否定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的科学，错误地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任务只是“对资本主义的纯逻辑分析”，不包括对经济制度的考察，说什么后者乃是经济史学家的任务。这样，希克斯的“动态分析”的出发点是均衡，而不是运动，它离开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的、客观的过程而孤立地、抽象地研究供求均衡关系，并把所有的“动态过程”都归结为心理的、技术的或偶然的变化结果。这种“动态分析”具有明显的辩护目的，它幻想资本主义经济处于“均衡移动”状态，把资本主义经济愈来愈频繁地出现的波动、危机等现象都看成是心理、技术等原因或偶然因素所引起的“不均衡”，并认为这种“不均衡”毕竟会由一个“暂时均衡”过渡到另一个“暂时均衡”的状态，不致根本动摇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

希克斯说：“我并不自命为是在提出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我只是就一些有关的问题，循着一条特殊的研究途径向前探索，无论它把我引到哪里。最好是把《价值与资本》看作是通过这一途径可

获得的东西的叙述。”(本书第二版序言)那么,他的这本著作究竟叙述了一些什么东西?现在,我们举其主要者来看看。

主观价值论据说是本书内容的“杰作”部分。我们知道,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至二十世纪初,在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界,广泛流传着反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主观价值论的一个流派——“边际效用价值论”。它妄图否定商品价值决定于生产该商品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量,而硬说商品价值是由该商品对消费者的“边际效用”来决定的。但是这种“理论”早已受到批判而破产了。为了掩护“边际效用价值论”,希克斯企图予以“修正”。修正之道就是,他一方面承认商品的效用无法直接衡量、求出其绝对值,另一方面又肯定效用有大小高低之别,即效用不是数量概念,而是次序概念。而效用的大小高低,在希克斯看来,乃是受着消费者既定“偏好尺度”支配的,可以通过所谓“无差异曲线”分析来说明。于是,希克斯使用消费者具有一个特定的“偏好尺度”的说法,代替原来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中关于消费者具有一个特定的“效用函数”的说法;用“边际替代率”概念去代替“边际效用”概念;用“边际替代率渐减定律”去代替“边际效用渐减定律”。通过这些概念的替代后,希克斯就“修正”了马歇尔所提出的“个人均衡”条件。马歇尔曾认为,消费者把既定的全部收入用去购买各种商品达到最大的总效用的条件,是两商品边际效用之比等于两商品价格之比。现在,希克斯把它修正为:“个人均衡”条件是两商品的边际替代率等于两商品价格之比;而均衡的稳定条件就是在均衡点上,边际替代率渐减。这就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边际效用价值学说”中所谓“基数论”(以马歇尔为代表)与“序数论”(以希克斯为代表)之



争。不难看出，希克斯的“修正”只不过是形式上的，文字上的，依然换汤不换药。因为按照希克斯的说法，两商品的“边际替代率”还是等于两商品的“边际效用”之比，只是不用直接计算“边际效用”的数量，依据既定的“偏好尺度”就可以求得。但是“偏好尺度”的基础是什么呢？归根到底，它仍然要以“效用”或“欲望满足”等数量关系作为前提。所以，希克斯的“序数论”和马歇尔的“基数论”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错误地断定商品价值取决于个人主观的评价。

利息论是希克斯的《价值与资本》一书中的另一个重要部分。希克斯同其他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特别是凯恩斯）完全一样，把利息问题当作纯粹一种货币现象来处理。他说，“货币的性质和利息的性质很近乎是同一的问题”（本书第 181 页）。因为，据他看来，利息是起源于证券的不完全的“货币性”，即货币具有普遍接受性，代表最完全证券，其现值等于面值，而其他证券固然带有“货币性”，但都不完全，不具有普遍接受性，因而其现值总是低于面值。利息正是对这种证券的不完全的“货币性”的衡量。由货币变为不完全的证券，希克斯把它叫做“投资”。对投资给予利息，希克斯认为，这是对投资所产生的“麻烦”的报酬，利息率的高低，就取决于此种投资“麻烦”的大小，长期利息率高于短期利息率，则是由于长期利息包含有“风险的报酬”。这种分析否定了利息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利息是职能资本家因取得贷款而付给借贷资本家的一部分利润，显然是错误的。利息率如何决定呢？希克斯把它纳入整个价格体系内，同各种商品和劳动力的价格等量齐观，用同时求解联立供求方程式来确定。他完全抹杀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利息

水平受平均利润水平的限制这个客观事实。我们知道,就资本主义一般情况说来,利息必须小于平均利润,所以利息率受平均利润率的制约。在平均利润率既定的情况下,利息率是决定于借贷资本的供求关系的。

资本的累积是希克斯在研究“动态经济学”后提出的一个专门问题。希克斯抹杀了资本积累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的事实;抹杀了资本家进行资本积累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获胜的事实。他只是形式主义地设想,在一定时期(如一周)内,企业家使用某些进货量(包括劳动力在内),不仅是为了将来能保持同本时期一样的出产率和进货率,而且是为了将来可能生产比本时期更多的出产量,或者使用较少的进货量。如果这种情形发生,就是本时期有“资本累积”。他甚至注明“我们不需要一个比这更精细的关于资本累积的定义”(本书第 317 页附注)。在这种资本累积的含义下,希克斯就只从出产量的供给和进货量的需求二者的相互关系出发,来论述资本累积对物价和实际工资的变动的影响。他竟把资本积累所带来的严重失业现象归咎于“货币工资的刚性”,而“货币工资的刚性”据说可以因提高消费资料的价格,使实际工资降低。这样一来,“劳动仍会因就业的增加而受益”。从另一方面说,资本家依靠缩减消费资料的支出增加储蓄,用以供给资金,对劳动者也肯定有益,因为据说“这种改变会变成对劳动需求的增加,而这一定会提高实际工资。”最后,他认为:从长时期来说,资本的累积对劳动通常是会有利的,因为据说(1)在同一企业使用的生产原素中,补充性(生产原素 A 增加或减少时,生产原素 B 亦增加或减少,则 A 与 B 称为具有补充关系)常占优



势,因此没有理由认为新资本一般总是节省劳动的。(2)即使新资本是节省劳动的,但也可能会提高以生产得到方便的产品计算的实际工资。他说,“实际上,在过去一世纪中,资本的累积对劳动的生活标准似乎非常有利,这无疑是主要的理由;生产得到便利的产品主要是大众消费的东西,这一事实也在同一方向起作用”(本书第326—327页)。然而,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进程中,随着资本的积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必然相对降低。随着积累的扩大,社会财富的增加,无产阶级的收入也在相对地下降。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趋势,就长时期看来,并没有导致实际工资的提高,而恰好是相反。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失业人数不断增加,无产阶级物质生活状况和劳动强度、劳动条件并未得到根本改善。而且,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自七十年代以来,已陷入“停滞膨胀”的困境。所有这些已为客观事实所证明。资本积累的后果,必然一极是资本家所占有的资本和财富的积累,而另一极是工人的贫困和愚昧的积累。这个为马克思所揭明的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绝不会因希克斯的“资本累积学说”而有所改变。

作为本书结论的最后一章是解说“商业循环”问题。希克斯认为“商业循环”主要起因于“资本累积”。他说,经济高涨不过是一个加紧累积的时期而已,而经济高涨之所以不能永久维持下去,会濒临终结,其主要原因有二:(1)信用的限制。繁荣活动的增加会引起对货币需求的增加,但货币供给的增加,会受到货币管理机构的抑制,从而导致利息率上升,使许多投资受到遏制。(2)本身力量的衰竭,即投资机会耗尽,累积停止。这样,需求从商品和生产要素移向货币及固定利息率的证券,因而导致物价的下跌,失业的

上升以及利息率的下降。他断定,在经济高涨由于第二个原因而自然消亡的情况下,需要利用新的因素来使萧条变为恢复时期。这种可能利用的新因素主要是由发明和革新所提供的投资机会。但是革新的出现带有不规则性,因而它本身就是造成经济周期发展的理由。希克斯的“商业循环理论”实质上就是凯恩斯的“理论”。他所说的“商业循环”的主要原因在于资本累积的变动,经济危机系根源于投资机会枯竭,同凯恩斯所说的“商业循环”的出现是由于“资本边际效率”的变动,经济危机的起因是“资本边际效率”的突然崩溃,这两种说法仅不过是词句不同而已。很显然,这种“商业循环理论”是不科学的。它把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的出现归结为预期心理状态变化的结果,好像可以脱离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而独立存在。殊不知,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的产生乃是由于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个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消费能力相对狭小的矛盾,直接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周期性经济危机。

综上所述,可见希克斯的经济“理论”和分析方法都是不科学的。我们从《价值与资本》一书中并没有获得任何一点科学的东西。

希克斯特别关心他的经济理论的实际应用。他说:“经济理论应为应用经济学服务。”他竭力想使他的“理论”愈益适应于经济计量学的研究。他在另一部著作《需求理论的修正》(1956年)中说:“能够被经济计量学家利用的理论比之不能应用者,才算是在那种程度上更好的理论。”现代资产阶级经济计量学者正是以希克斯在



本书中提出的“消费者需求定律”为依据,把它同经济计量研究结合起来进行所谓“市场需求分析”,对市场需求的變化进行预测,并向垄断资本集团和资产阶级政府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

希克斯更妄想以所谓“动态经济分析”直接为资本主义“计划化”或“有调节的资本主义理论”提供依据。他宣称:“人们常常假想资本主义完全缺乏任何调节计划的组织,但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在私有经济的轨道内,确乎还存在着一种方式,预期和计划都可能(至少是部分地)从中得到调整。”他居然说什么在有刚性的工资率的情况下,失业现象的存在,乃是经济体系“最好的稳定因素”。

他向资产阶级政府提出了克服资本主义经济波动和经济危机的两种主要办法,即是:(1)加强国家的经济功能,通过调整公共投资的时间来遏制经济波动。(2)通过货币政策来对整个经济周期实行某种控制。他认为第二个办法收效较小,但又不赞成完全放弃货币政策这一武器。显然,他的这两种主张,完全是凯恩斯主义反危机措施的旧调重弹。

希克斯最后对读者说道:“我认为人们不能指望像资本主义制度这样一种制度会长期存在,如果我们在用这一名词时是意味着自由企业,并包括自由借贷制度的话。”(本书第 338—339 页)这就表白了他的“理论分析”和政策主张完全是要为垄断资产阶级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效劳。

对希克斯的“经济理论”的非科学性予以揭露和批评,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义不容辞的一项重要任务。商务印书馆出版《价值与资本》的中译本,有助于进行这个工作。



第二版序言

在这一新版中,我所作的修改的大部分,都是改正第一版中论点的技术上的错误。我对消费者选择的稳定性的一般条件的论述,不失为正确(我现在仍这样想);但我没有利用在数学上可供利用的全部条件;因为在那时,对其中某些条件,我不能赋予任何经济学上的意义。在这一点上,我是错误的;由于最近研究(我自己的和他人的)的结果,现在看来,被忽略的条件具有很重要的经济学上的意义;因我没有利用它们,我的论点的后一阶段受到影响。这样就使得后一阶段不必要地复杂;因此,最好作出必要的改正,以便加以简化。

我所忽视的一般命题,现经表述于第 56—57 页。在第 79、81、86、111—114、250 页以及数学附录的有关各点上,都作了相应的修正。新命题的进一步的结论在增注 A 中讨论。

原来的讨论中其他似乎有缺点的地方,不适于作同样的修改,因此原文未加更动。这一问题仅在增注 B 中加以讨论。

我觉得非作这一类的技术上的修正不可;但我并不觉得我也必须去讨论那些和一些更为基本的问题有关的评论,尽管它们的根据充足。在写本书的引论时,我曾留心着重说明,我并不自命为是在提出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我只是就一些有关的问题,循着一

